

吳理平 編著

論民族民主革命

大眾書店印行

論 民 族 主 義 革 命

吳 理 平 編 著

大 連 大 衆 書 店 印 行

1946

革命民主民族論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再版

著者	出版者	印刷者	經售者	發行者
吳理平	大眾書店	大眾印書館	各大書店	新文化書店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一——三

本書之目的

考察資產階級性革命問題的方法

六

第二章

論資產階級性革命的社會經濟內容

一四——四五

產生資產階級性革命的社會經濟基礎

一四

第三章

論資產階級性革命的幾種類型

四六——四五

一

壟斷以前資本主義時代資產階級性革命的幾個類型

五三

法國資產階級性革命的類型

五三

德國（一八四八年）的資產階級性革命的類型

六一

美國的資產階級性革命（民族獨立運動）的類型

六八

二

帝國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性革命

七四

俄國的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類型

七五

土耳其資產階級性革命（民族革命）的類型

一〇四

中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類型

一〇九

第四章

論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的方針

一四六——二二〇

第五章

論民主共和國

二二一——二六五

第六章

論革命轉變

二六六——三〇五

- 一 無產階級與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合……………一五七
 - 二 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對於資產階級的態度……………一七八
 - 三 無產階級必須堅持自己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一九四
 - 四 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敵人的正確態度……………二〇一
 - 五 無產階級應使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成為真正人民的革命……………二〇四
 - 六 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的奮鬥與爭取轉變的問題……………二〇七
-
- 一 舊類型的民主共和國——以資產階級專政為內容的民主共和國……………二一四
 - 二 新類型的民主共和國……………二二一
 - 三 無產階級對於各種類型的民主共和國的態度……………二五〇
 - 四 孟塞維克、託洛茨基對於民主共和國問題的荒謬胡說……………二六四
-
- 一 革命轉變的中心問題……………二七八
 - 二 革命轉變方式——和平轉變暴力轉變問題……………二九四
-
- 簡短的結語……………三〇六——三一〇

第一章 緒論

一、本書之目的

資產階級性革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不僅有三四百年各國革命豐富的複雜的經驗，而且還有我國革命的許多寶貴的經驗與教訓。這些經驗教訓的了解，對於每個自覺的革命者是有頭等的重大的意義的。

無產階級
歷史使命
與民族民
主革命

近代社會的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不僅是要徹底的最後的解放本階級，而且是要完全的最後的解放全人類。不依靠于先進階級的力量並聯合廣大的革命同盟軍，那末全人類全社會的解放是不可能的，是只能成為空想的。但是另一方面，正像恩格斯所說的：『被壓迫階級的解放鬥爭，現在已經到達了一個階段，這時候，被剝削與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把整個社會永遠從剝削壓迫與階級

鬥爭中解放出來，那末，也就不能把自己從剝削它與壓迫它的階級（資產階級）解放出來。』（『共產黨宣言』一八八三年序言）所以無產階級本身的徹底解放，是與全人類的解放不能分離的。

全人類以及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長期的過程。社會主義決不是一躍而就的事情，這上面須要經過一定的階段。一定國度內，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前，首先須要經過反對異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的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民族民主革命）的階段。正如列寧所說：『在封建主義專制主義及異民族的壓迫，未被推翻之前，說不上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的發展。』（一九一五年，『社會主義與戰爭』）

在革命前的軍事封建帝國主義的俄國，列寧更着重的說：『凡要想到達社會主義而不想經過民主政治的人，他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都必然走到錯誤的反動的結論上去。』（『列寧選集』五卷七一——七二頁）又說：『在最初一個步驟（指資產階級性民主主義步驟——平）和最後一個步驟（指社會主義革命——平）之間，我們還須要經過不少的鬥爭，誰要是把最初一個步驟和最後一個步驟混淆起來，誰就是損害這個鬥爭。』（『列寧選集』三卷三五三頁）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對於無產階級的重要性，沒有比此說得更明確與顯著的了。

列寧論俄國無產階級的兩種活動

所以在俄國無產階級政黨開始形成的時期，列寧一開始便提出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兩種活動。早在一八九八年，列寧便指出無產階級政黨應當在兩方面，即民主主義方面與共產主義方面，領導無產階級的活動，指出俄國無產階級政黨（當時名爲『社會民主黨』）『總是堅持自己社會主義的與民主主義的任務之不可分割的關係』。在那時候，列寧認爲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社會主義的活動是在於：『宣傳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說，在工人中散佈關於近代社會經濟制度，其產生與發展，俄國社會的各階級，它們中間的相互關係，這些階級中間的鬥爭，這一鬥爭中工人階級的作用，它（工人階級）對於沒落的與新興的階級的態度，對於資本主義的過去與將來的態度，國際社會民主黨（意指工人階級政黨——平）及我國工人階級的歷史任務等等的正確了解；與宣傳不可分離地相聯繫的，是工人中的鼓動。……工人中的鼓動，是在於社會民主黨人參加工人階級鬥爭的一切自發的表現……我們的任務，是在於把自己的活動與工人階級生活的實際日常問題相聯繫，幫助工人探究這些問題，使得工人注意于最重大的需要，幫助他們更確切地更實際地規定自己對於雇主的要求，發展工人中關於自身團結的意識，關於俄國全體工人是統一的工人階級，是全世界無產階級軍隊的一部分，俄國工人有共同利益與共同事業等等的意識。』

至於俄國無產階級政黨的民主主義的活動，——那末列寧說道：『再次重複的說，這一工作（指民主

主義工作）是不可分離地與社會主義工作相聯的。在工人中進行宣傳時，社會民主黨人不能略過政治問題，並且認為任何忽略或推延政治問題的企圖，是深刻的錯誤，是對於全世界社會民主主義（列寧意指共產主義——平）基本原則的脫離。與科學社會主義的宣傳一起，俄國社會民主黨人還提出自己任務是應在工人群眾中宣傳民主主義思想，傳播關於專制主義（在其行動的一切表現中）的了解，說明其階級內容，其被推翻的必要，說明不達到政治自由與俄國政治社會制度的民主化，要為工人事業進行勝利的鬥爭是不可能的。在工人中根據切身經濟要求進行鼓動時，社會民主黨人不可分離地與之相聯的，應根據工人階級切身的政治需要痛苦與要求來進行鼓動，進行反對警察壓迫的鼓動，……進行反對壓制工人權利的鼓動（工人一般的是俄國公民，特別是最受壓迫最無權利的階級），進行反對專制有名代表與走狗的鼓動……這兩種鼓動在社會民主黨人的行動中不可分離地聯繫起來，是同一徽章的兩個面。為着發展無產階級的自覺性，經濟的與政治的鼓動，都是同樣必需的，對於領導俄國工人的階級鬥爭，經濟的與政治的鼓動，都是同樣必需的。因為任何的階級鬥爭，都是政治的鬥爭。這兩種鼓動，喚起工人的覺悟，組織他們，使他們紀律化，訓練他們來進行團結的行動，來為社會民主黨人的理想而鬥爭……」

在民主主義的活動上，「社會民主黨人，贊助進步的社會階級，反對反動的社會階級」。『社會民主黨人，贊助一切反對現代社會制度的革命運動，贊助一切被壓迫的民族、被壓的宗教、被壓抑的等級之爭取平權的鬥爭』。（以上俱見『列寧全集』二卷：『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任務』一七二——一七七頁）

無產階級政黨，為着要在革命中，正確決定與實行自己的政治方針，須要知道什麼

東西呢？

爲着正確決定行動方針須要知道什麼？

對於這一問題，列寧在一八九九年這樣的回答道：『為着製定我們黨的適當的組織與策略，我們所應當掌握的材料是：西歐的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歷史，俄國革命運動的歷史，我們工人運動的歷史。可是應當獨立地「探討」這些材料，因為現成的樣本，是

在任何地方所找不到的。一方面，俄國工人運動，與西歐的相較，是處在完全不同的條件之下，在這上面陷于幻想是非常危險的。他方面，俄國社會民主黨和俄國以前的革命政黨，有最基本的不同，所以有向當時俄國的革命秘密技術大家學習之必要（我們毫不動搖地承認這種必要），絲毫沒有使我們脫離下述責任，即：對他們取批判態度，獨立地製定自己的組織。」（『列寧全集』二卷四九七頁）

批判地吸取外國的

革命經驗

列寧指出了了解外國經驗的必要，同時鄭重指出應當批判地吸取這些經驗，不陷于公式主義與機械論的錯誤。這點對於無產階級政黨是非常重要的。

列寧指出：「馬克思這樣高地珍重革命的傳統並無情地打擊對於這種傳統所取的叛徒的或庸人的態度，可是同一馬克思却同時要求革命家要善于思考，善于分析運用舊的鬥爭方法之條件，而不時簡單地重複一定的口號。」（『列寧全集』十二卷三五頁）

列寧在『做什麼』一書中更指出：「……在後進國家內剛剛開始的運動，祇有在它能夠運用別國的經驗的條件之下，才能得到勝利。但是，要真能運用別國的經驗，則單單認識這些經驗或是單單把最近的決議抄襲一遍是不够的。要真能運用別國的經驗，就必須善于用批判的態度去考察這種經驗而且要獨立地審查它。」（『列寧選集』三卷六五——六六頁）

這一明確緊要的指示，是須要每一革命者深刻了解和記住的。

我們中國，百年來遭受外國資本帝國主義的侵凌壓迫，現在特別處在日本帝國主義要把我國亡國滅種的直接武裝進攻之下，我們國內農村中的封建壓榨又極為濃厚，在這樣一個基本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度（並且一部分已經為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成為完全殖民地）裏，我們的革命，當然須要經過更長期的資產階級性民主主義（民族解放，民權自由，民生改善）的道路。由於我們國度的半殖民地地位，以及我們國內封建壓榨的濃厚，由於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的複雜性與不平衡性，由於我們革命包含兩個偉大的革命任務，反帝（現在是一切為着抗日戰爭）反封建，所以我們中國的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將呈現出其他一切國家資

產階級性革命所沒有或少有的革命持久性、複雜性與不平衡性。我們的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無論是與英、法、德等資產階級性革命相比較，或是與俄國民主革命相比較，都有極大的不同的特點。自然，社會的發展與革命的經歷，具有一般的共同的規律，因之在革命理論上，亦有一般的共同的原則；但是由於各國民族的特點不同，革命運動的具體過程，在各民族中決不能而且不會是一模一樣的。我們應當鄭重地細心的學習各國的革命經驗，但是同時我們應當能够批判地考察它，獨立地審查它，加以正確的唯物辯證的運用。正像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一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不是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而是當作行動的指南。不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字母，而是學習他們觀察問題與解決問題的立場與方法。……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大民族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發展法則，有它的民族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個，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之一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該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該給以總結，我們要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承繼遺產，轉過來就變為方法，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運動，是有着重要的幫助的。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的應用它。」

不應當因為革命的一般規律，而否認各國革命的具體民族特點，同時也不應當因為各國的民族特點，而否認革命的一般規律的存在。我們應當通過具體的民族特點去理解一般的革命規律，應當估計民族特點，通過民族形式，去運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總的革命理論，應當具體地了解馬、恩、列、斯解決革命問題的精神與方法，祇有這樣，才能使我國革命很好地應用外國的革命經驗。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各國革命經驗所應當採取的正確態度。

本書之 目的

由于中國革命的複雜性、持久性與不平衡性，所以中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內容與經驗，特別豐富與複雜，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在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的工作與經驗，也特別繁重與衆多；可是現在還沒有可能的條件來寫成較詳細的文字。列寧指出：「在後進國度內剛剛開始的運動，祇有在它能夠利用別國的經驗的條件之下，才能得到勝利。」我們中國，在革命運動上說來，雖已不是這樣的後進，雖已不是如何的「剛剛開始」，可是了解與運用別國革命經驗，對於我們仍舊是非常重要的，這種了解，也能够幫助我們去更好的了解本國的豐富的革命經驗。

因此本書現在暫時的目的。並不想特別詳細地說明中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許多問題。本書的目的，是在于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更多的是列寧）關於資產階級性革命的理論作一個比較有系統的編述，並儘可能的多引原文，以作讀者研究馬、恩、列、斯關於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理論時的人門與助手。至于怎樣把這些革命導師的理論正確地、具體的了解，靈活地、實際的運用，則還有待于讀者的努力。我的這一編述工作，是否妥當有效，也請讀者多多加以批評。

一一 考察資產階級性革命問題的方法

在說明了資產階級性革命問題的重要意義之後，我們就要說明馬列主義關於考察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問題的方法之要點。

考察和解決資產階級性革命問題，自然和馬列主義考察解決一切問題一樣，是運用唯物辯證法（以及把辯證法唯物論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的唯物史觀）而反對唯心的形而上學方法。

兩種完全
相反的思

在分析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性革命問題時，列寧曾指出兩種完全相反的方法。在布爾塞維克看來，社會政治經濟情況的具體分析，「各階級情況及利益的具體分

想方法研究

析，應當用來決定這一真理（即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革命的資產階級性——平）的確切意義及其對於這一或那一問題的應用」。（『列寧全集』三卷十二頁）由社會政治經濟及階級情況的具體分析，來決定資產階級性革命的各個問題的概念，意義及其適用

性

這是用布爾塞維克所採取的唯物辯證法的方法。

相反的，孟塞維克（以及反革命的託洛茨基派）却採取了另外一種完全相反的方法。列寧指斥他們道：「從社會民主黨右翼（以普列哈諾夫為他們之首）所遇到的相反的論斷方法是：意圖在關於我們革命基本性質的一般真理的單純邏輯發展中，尋找對於具體問題的答覆，這是塗污馬克思主義，這簡直是嘲笑辯證法唯物論。」（『列寧全集』三卷十二頁）這樣，孟塞維克是從單純的概念的推斷中去尋找對於具體問題的答覆，這是一種唯心的形而上學的方法，其結果祇有使他們陷入重重錯誤而直接成為反革命的。

在考察資產階級性革命問題時，應當堅持唯物辯證法的方法，反對一切形而上學的唯心論的方法。

可是在分析資產階級性革命時，究竟如何具體地應用唯物辯證法呢？

馬克思主義要求對革命的考察

馬克思主義首先指出，要對認識的對象作客觀的歷史的考察。『在社會科學問題上最可靠之點，為着真正獲得正確解答問題的才能，而不迷惑于許多瑣事或非常複雜的鬥爭的意見之中，所最必要之點，以及從科學觀點去解答問題的最重要之點，是：不要忘记基本的歷史聯繫，在觀察每個問題時要根據這樣的觀點，就是歷史中的一些現象，是記現在成了什麼樣子。』（『列寧全集』二十四卷三六四頁）

這就是說，馬列主義從每一事物的客觀的歷史聯繫中，從其產生發展與終結的具體過程中，去考察這一事物。對於資產階級性革命的分析，也是如此的。

可是，科學地、歷史地考察問題，決不是在於雜亂無章地敘述一些歷史的事實。馬克思主義對於問題

的歷史的考察，是和資產階級學者的所謂「歷史學派」完全不同的。馬列主義在歷史地考察問題的中間，是要得出歷史中的一些規律性的，雖然這種規律性，要通過各國民族特點，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我們應當指出「什麼東西」是它們所不同的，「什麼東西」是它們所共同的。這種規律性的了解，對於革命者是非常重要的。可是這種規律性，決不能從概念上去引伸出來，而應當根據于確實的歷史事實的分析及綜合去吸取出來。

馬克思主義要求對革命的考察

爲着正確地了解與解決革命問題，馬列主義不僅作歷史的考察，而且要對革命作最具體的分析。正如列寧所說：「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分析任何一個問題的時候，無條件地要求把問題放在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再則如果是講到一國……則還要估計在同一歷史時代以內該國與其他各國不同的具體的特點。」（『列寧選集』七卷二八九頁）

馬克思主義嚴厲地反對空洞的概念的對於革命的了解。祇有在事實上具體了解革命的基礎內容及過程，才能了解革命問題的許多概念，不然的話，如果從某些概念中去了解革命內容，那麼其結果必致陷于無限的迷亂與錯誤。列寧在關於「社會」的問題上批評主觀主義的「社會學家」道：「從『什麼是社會』、『什麼是進步』那樣的問題開始，這正是從結束開始起。在你們還沒有研究過某一單個的社會形態時，還甚至不能確定這一概念時，還甚至不能着手鄭重的事實的研究，着手任何社會關係的客觀分析時，你們從什麼地方得到關於社會與進步的一般概念呢？這是最顯著的形而上學的標誌。」（『列寧全集』一卷六四頁）列寧的上述論斷，對於分析革命問題，也是完全適用的。如果不從具體研究革命的基礎內容與過程開始，而光在某些革命名詞中兜圈子，那末，其結果就非陷于悲慘的錯誤不可。

可是究竟如何去具體的分析與解決革命的問題呢？具體分析究竟包括那些必要項目呢？

一，具體分析與解決革命問題，首先就應當考察革命所產生的社會經濟基礎。列寧在分析俄國民主革命時，首先就分析俄國社會經濟狀況。祇有經過這一分析才能科學地了解俄國革命的動力、性質、領導

等等問題。列寧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的序文上，這樣的說道：『本書根據經濟的調查與統計材料的批判分析所給出的俄國社會經濟制度的分析以及俄國的階級構成，現在已由革命進程中一切階級的公開政治行動所證實了。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完全表露出來了。在歷史運動中，無產階級的力量比較它在人口總數內所佔的部分要無比地大得多，這點也表露出來了。這一及那一現象的經濟基礎，已在本書內證明了。』接着列寧又指出農民的兩重地位與兩重作用之經濟基礎。于是總起來說：『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之上，俄國的革命，不可免的自然是在資產階級性革命。』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原理，是完全無可辯難的……』列寧對於俄國社會經濟的詳盡的明確的分析，正是俄國無產階級政黨決定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許多問題的科學的基礎。

在經濟分析中，必須注意下列數點：

(一) 應考察一定國度的經濟，是處在什麼歷史範圍與階段之內。世界資本主義是分爲兩個時代——壟斷以前的資本主義，以及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性革命所由發生的這一國度的經濟，是處在那一個時代呢？列寧曾在民族問題上責備盧森堡道：『她又不打算決定：二十世紀初期的俄羅斯，是處在資本主義發展底怎樣的歷史階段，這一國家的民族問題，有怎樣的特點。』對於發生資產階級性革命的每個國家的經濟，馬列主義都是具體考察其所處的時代，及其對於他國的關係，這樣就能明白了解其本身經濟的特點。

(二) 應具體分析該國經濟的複雜錯綜的情形而發現出什麼是主要的矛盾，什麼是次要的矛盾。這是經濟分析的中心的主要的任務。正如列寧所說：『無論在自然界裏，無論在社會中，「純粹的」現象是沒有的，而且也不會有——這正是馬克思底辯證法所教導我們的，它告訴我們說，「純粹」這個概念的本身，就表明人類認識含有幾許的狹隘性和片面性，而沒有徹底領會對象所有的複雜性。世界上沒有而且也不會有「純粹」的資本主義，而始終參雜或者封建制度底、或者小資產制度底、或者其他某種制度底成份。』

「〔列寧選集〕九卷一一五頁）在封建主義瀕于崩潰的時候，有封建經濟、資本主義大經濟、小商品經濟等等的錯綜。好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度的經濟情形，當然更加複雜，因為其中有帝國主義所經營或控制的經濟、封建半封建經濟、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小商品經濟以至自然經濟等形式的錯綜。可是在這樣錯綜中間，應當找出主要的矛盾，不然的話，就沒有方法來決定革命的許多問題。這上面的模範例子，是列寧對於二十世紀初俄國農村地主的分析。列寧在一九〇五年指出，「俄羅斯現時的地主經濟，包含有資本主義的和農奴制的特點。這種農奴制度特點與資本主義特點的錯綜」。在這種錯綜中間，列寧指出當時俄國農村中主要的矛盾還不是資本主義的矛盾。而是農民對於農奴制殘餘的矛盾。『現在農民與地主的鬥爭，按其客觀的意義來說，就是農民與農奴制度的鬥爭』。（俱見『列寧選集〕五卷一六一頁）列寧分析俄國經濟所用的方法，是應當很好地加以學習與領會的。

（三）應在經濟分析中嚴重注意經濟危機與勞動羣衆經濟狀況的問題，因為這一問題是與革命最有密切關係的問題，因為沒有全國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廣大羣衆的興起，偉大的革命是不可能的。所以列寧在講到我國黨一九〇七年第五次大會的決議草案時這樣的說道：『這一決議中，我們在理由的申明上首先從經濟危機及羣衆的經濟狀況的問題開始，這一問題是一切馬克思主義者所認為基本的問題。』（『列寧全集〕十卷三九二頁）爲着清楚地了解革命的問題，馬列主義對於經濟狀況的變動，尤其是經濟危機的產生發展以及羣衆的生活狀況，作了最密切的注意與最深刻的分析。

上面所說的不過舉出分析革命的經濟基礎，所應非常注意的幾個要點，這當然不是說經濟分析祇要限于這幾點，或是說除此以外，再沒有應注意之點。這不過是說這幾點對於解答革命問題最有密切關係，須要特別注意罷了。

二，具體分析與解決革命問題，其次就應當考察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各階級及其政黨的力量對比（在講到民族革命時，當然還應講到敵對民族與本民族的力量對比）。在一九〇八年列寧對於俄國革命的

估計，這樣的說道：「俄國革命（即俄國革命最初三年的估計）是放在議事日程上了。不問明我國各政黨的階級本質，不明計我們革命中各階級的利益及其相互關係，那末在決定無產階級最近任務及策略的事情上，就一步也不能前進。」由於各國社會經濟狀態的不同，所以各國階級力量的對比以及代表階級利益的各政黨的情形，也各不相同。在民族民主革命所發生的某國家內，什麼階級是革命的，什麼階級是反革命的，什麼階級（或民族）是壓迫的，什麼階級（或民族）是被壓迫的，什麼階級（或民族壓迫者）是革命的主要敵人，什麼階級是革命的領導力量，什麼階級是動搖的，並且如何動搖，階級中有些什麼階層，這些階級以至各階層中間的矛盾與相互關係如何，什麼政黨代表什麼階級利益，是革命的反革命的還是動搖的，各政黨的相互關係如何——所有這些問題，如果不弄清楚，那末也就不能正確的理解這一國度的資產階級性革命問題並很好的實行革命的戰略與策略。列寧在一九〇五年與孟塞維克爭論時指出：「前進報（布爾塞維克的）估計在俄國參加民主革命鬥爭的社會力量，而把問題置于具體的基礎之上。」可是孟塞維克普列哈諾夫則相反的只限于一些不適用的引證，而絲毫不去具體分析俄國革命的真實力量。布爾塞維克從階級力量的具體分析中決定了正確的革命戰略策略，孟塞維克却從概念的推測中引出了出賣革命的戰略策略。兩種相反的方法，產生了兩種相反的革命戰略策略。具體估計階級力量與政黨，對於革命政黨，是如何的重要呵！

三，要精細的、確切的分析與解決革命問題，除了經濟基礎及主要的階級力量對比以外，還必須了解社會生活的其他各方面。就是說，我們必須對社會作全面的觀察，也就是使我們對革命能有一個完備的了解，雖然社會的基礎是經濟，但是我們決不能限于經濟的分析。除主要的經濟基礎之外，還應當考察政治制度、政治觀點、社會思想、理論等等。『唯物論者（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不僅必須分析經濟一方面，而且必須分析社會生活一切其他方面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正是最先的這樣的社會主義者』。『馬克思曾直接的提出要求，不應限制于經濟的方面』。所以爲着確切了解革命問題，就不能不對社會政治制度、思想

、理論（舊的以及新的）的狀況，（本國歷史的發展，現在的實況，以及國外的影響等）作具體的明白的分析。

四，具體分析與解決革命問題，更必須嚴格地顧到各國民族的條件。列寧曾經尖銳的斥責孟塞維克，一句話也沒有說到『具體的戰國條件』。因為戰國的情況，是與西歐極大不同的。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社會經濟狀況，階級力量對比，以及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等等的不同特點。要具體了解一國革命，就必須了解這一國度的許多民族的特點。列寧在『左派右派病』中指出：『各國共產黨人，應該自覺認清根本的任務，……要把在這場鬥爭中，由各國經濟、政治、文化、民族結構底愛爾蘭等）、殖民地、宗教派別等等之特質所形成的和必然形成的具體特點，加以估計。……各民族間各國家間的民族和國家的界限一日存在（這些界限，縱然在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實現以後，還要很長期的存在），則各國共產主義工人運動底國際策略之統一，不在排除此種特異之點，不在取消此種民族界限（這在目前，是痴人說夢），而是要去正確地應用共產主義底根本原則（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專政），使之正確地就各地特點作形式的上變動，使之正確的適合于民族的民族國家的特殊情形。』對於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如此，對於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亦是如此。離開民族特點，是說不上資產階級性革命的具體了解的。

五，對於革命的具體了解，還必要從革命進行的過程中去切實的考察。革命是階級或民族力量的運動的過程。祇有詳盡分析革命過程中每個階段每個時期的具體經濟狀況，政治現狀，階級力量及社會意識的具體狀況，才能很好的了解革命決定革命的戰略策略。正如列寧所說：『馬克思主義者應當把革命的客觀進程的估計當作論策略的基礎。』（列寧全集十卷一七九頁）在革命發展的過程中，某一階段或時期所認識的真理，在另一階段或時期，可能變成錯誤。無論在經濟上，階級力量上，或是社會意識上，都莫不如此。就拿階級力量來說吧，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隨着革命的進步以及革命任務的增長，階級的組成以及人民的成份（能够參加實現這些任務的鬥爭之階級及人民）也要改變』。『我們應當在革命的各個時機分